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

六朝建康城的考古发掘与展望

石外

六朝建康城被直接压在今南京市核心区域之下,是建康城考古工作无法与北方古都比肩的最重要原因

文汇报：中国的几大古都中,西安、洛阳、邺城等都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近几十年来进步显著。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就您所知,目前在考古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张学锋：正如你所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如秦阿房宫遗址、西汉长安城遗址、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遗址、曹魏邺北城遗址、东魏北齐邺南城遗址,以及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综合性的考古报告还比较少见,但具体地点的发掘简报及通过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形式透露出来的成果,非常令人瞩目。与之相比,六朝建康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则面临很多困难。

文汇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张学锋：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遗址的保存现状不同。

位于北方地区的西汉长安城、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及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展开之前,大多处于空旷地带。也就是说,这些都城被废弃以后,长时间处于虚空的状态,后代没有中心城市或大型聚落直接叠压在遗址上,因此,地下遗址保存得相对较好,调查和发掘工作也比较好展开。

相对北方几个著名古都而言,六朝建康都城的城邑宫室,在隋平陈时被彻底摧毁,“平荡耕垦”,成为废墟,唐人对此多有凭吊。五代杨吴、南唐在建康城废墟上重新规划建设金陵城。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因地位的特殊,建康府城在南唐金陵城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明初定都应天府后,大规模扩展城郭范围,成为此后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民国定都南京后,基于“首都计划”,对南京城市的格局做了较大的调

相比西安、洛阳、邺城等几大古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六朝古都南京的考古发掘却相对滞后。近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接受《文汇报》访谈,从此前六朝建康城发掘滞后的原因讲起,兼述个人研究,最后谈及对未来的展望。

张学锋认为,认真梳理历史文献,不轻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是复原出六朝建康城基本框架的重要一步。然而,像都城墙、环濠、城门、官城墙、宫殿、水系等构成都城的具体要素,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一点一点摸索。

最早将建康城发掘资料纳入研究视野的是卢海鸣《六朝都城》(2002),其后,建康城发掘主持者王志高与罗宗真合著的《六朝文物》(2004),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早期建康城发掘资料。几乎同时,发掘者也在不同场合撰文对建康城的部分发掘成果做了介绍,如《六朝古都 掀起盖头》(2004)、《南京大行宫地区六朝建康都城考古》(2004)、《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及相关问题》(2005)等。张学锋 2006 年发表文章,对建康城发掘作专论后,增订为《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一文。

整,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南京市没有采取择地新建的模式,而是从市中心的改造开始,向四周扩展,六朝建康的宫都遗址因此被直接压在了今天南京市的核心区域之下。今天,这里已是高楼林立,鲜有插针之地,所以,要想像西汉长安城、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曹魏邺北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那样展开调查发掘工作,不仅是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应该是建康城考古工作一直无法与北方主要古都比肩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调查发掘投入的力度不同。上面提到的几个北方主要古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直接负责的。他们在这些城址建有考古工作站,科研人员本

身就有很好的学术素养,流动性又小,几乎一辈子就在做一座城,因此非常有利于资料的长期积累和学识的不断提升,从而获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果。

与之相比,负责建康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是南京市考古部门,诸方面资源配置与社科院考古所存在差距,而且作为基层一线考古单位,承担着辖区内所有考古工作,而且几乎全部是抢救性发掘,工作的流动性非常大,遇到史前的就得做史前的,遇到六朝的就得做六朝的,遇到明清的就得做明清的,对发掘的资料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吸收沉淀。这也是所有地方考古单位的现状。

还有一点,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地下遗物分布有关。南京虽然号称“十朝古都”,但地下

遗物主要集中在六朝和明朝。地下遗物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城市遗址,一是墓葬。就南京而言,大型城市遗址只有一座,还被死死地压在繁华的街市之下,因此长年以来南京市文物部门的主要工作自然就偏向于墓葬的发掘,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相对而言,对城市遗址的关注度不够,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文汇报：也就是说,在南京城市遗址研究上,今天各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张学锋：是的,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南京市文物部门尤其是王志高先生(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努力下,建康城考古实现了零的突破,在今南京市区大行宫地区及其周边的多个地点发现了建康城的重要遗迹,为基于考古学的建康城研究带来了契机。老一辈学者蒋赞初、梁白泉、潘谷西等高度关注这些发现,并进行了相关学术讨论。

2008 年夏天,在民国总统府东侧原汉府街长途汽车站的发掘过程中,南京市有关部门还召开了“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会”。王志高先生做了专场报告《思路与方法：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不仅让更多的中外学者了解到了近十年的调查发掘情况,也让与会者有机会观察到了发掘中的建康城遗址。南京市文物部门随后对这个地点进行了现场保护,新建了六朝博物馆。我本人也是在这十余年间,有机会多次参观现场,与发掘者探讨有关问题,获得了宝贵的现场感受。这成为我关注建康城考古及研究的重要契机。

复原都城框架,不可尽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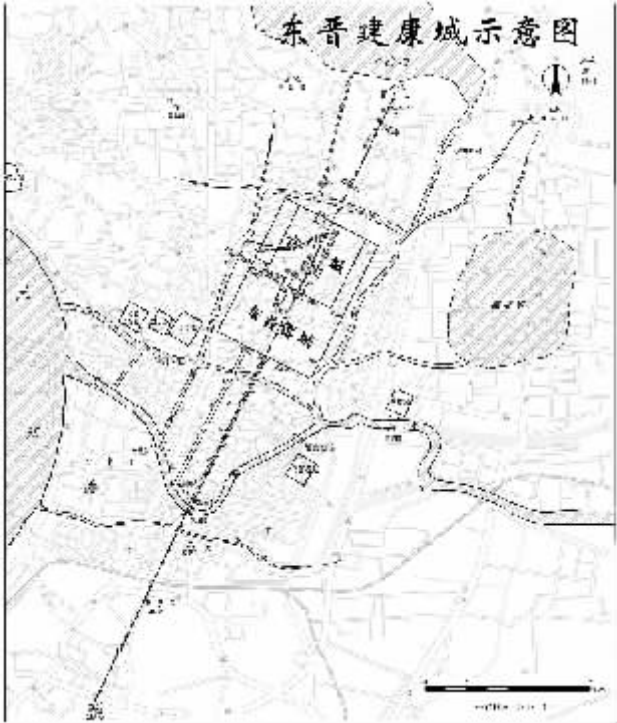
文汇报：那么我们下面来谈谈您这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六朝建康城。您是如何展开研究的,也即最早的突破点在哪里？

张学锋：我本科阶段学的是考古学,虽然硕士研究生阶段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学位,毕业留在南大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但还是经常参与指导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工作。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专业方向是东洋史学,但 2001 年回校工作时被安排在了考古教研室,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业了。因为自己的求学经历相对复杂一些,所以,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历史文献的自由度相对较高,所占的比重也相对比较大一些。

我在自己不多的考古实践中,一直对遗址相对感兴趣,1991 到 1992 年镇江花山湾古城和铁瓮城的发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理过的墓葬也都是遗址发掘过程中遇见的,没有专门做过墓葬的发掘。因长年生活在南京,又对六朝历史比较感兴趣,因此随着建康城考古的展开,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关注建康城考古工作的进展。

对建康城的研究,我也是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的。在最初的一篇试论《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的新思路》(2006)中,我对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在一些关键环节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前人探讨建康城的空间,并没有能够完全基于史料批判的立场利用可信史料,更多的是使用宋明以来的方志和地方文人的著述。

例如朱偁先生在认识六朝台城的北界时,就偏信了民间的附会及清人著作中的说法,将今鸡鸣寺后的一段城墙视为台城,因此得出的建康城四至当然就有问题了。当然,在上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环境中,朱偁先生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已经非常



东晋规划新都时的示意图